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轲

孟子译注

王浩良/译注

作为“四书五经”之一的《孟子》，在儒家经典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本书不但全文翻译，更用精彩的语言，结合当今社会现实，作出精彩的点评。既细致入微地展现原书的亮点，同时又加以阐述发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掌握。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孟子译注



王浩良／译注
侯荣荣／审定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孟子译注 / 王浩良译注.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42-591-5

I. 孟… II. 王… III. ①儒家②孟子-译文③孟子-注释 IV. B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9659号

孟子译注

王浩良 译注

责任编辑	贺芳心 进 武
美术编辑	马 赟
制 作	邓佳玮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0.75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591-5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益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还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

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做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便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必读的了。

历代的《孟子》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么《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目 录】

001	梁惠王章句上
017	梁惠王章句下
039	公孙丑章句上
055	公孙丑章句下
075	滕文公章句上
089	滕文公章句下
107	离娄章句上
135	离娄章句下
163	万章章句上
179	万章章句下
197	告子章句上
221	告子章句下
245	尽心章句上
287	尽心章句下
321	后 记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1]。

王曰：“叟^[2]，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3]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4]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5]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6]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7]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8]。未有仁而遗^[9]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10]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1] 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前400—前319），惠是他的谥号。公元前370年继他父亲魏武侯即位，即位九年后由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又叫梁惠王。[2] 叟：老人。[3] 士庶人：士和庶人。庶人即老百姓。[4] 交征：互相争夺。征，取。[5] 弑（shì）：下杀上，卑杀尊，臣杀君叫弑。[6] 万乘（shèng）、千乘、百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据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赵、魏（梁）、燕、齐、楚、秦七国，千乘之国有宋、卫、中山以及东周、西周。至于千乘、百乘之家的“家”，则是指拥有封邑的公卿、大夫，公卿封邑大，有兵车千乘；大夫封邑小，有兵车百乘。[7] 苟：如果。[8] 餍（yàn）：满足。[9] 遗：遗弃，抛弃。[10] 亦：这里是“只”的意思。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人家，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士人和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可算不多。可是，如果先利后义，那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就不会满足。如果先义后利的话，就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也从来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说利呢？”

评析

何须言必及利呢？孔子不是早就说过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人处世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这样。荀子认为，盛世重义，乱世重利。司马迁说自己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所以君子不言利，这是儒学传统。

朱熹《孟子集注》说得好：“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今天，利义齐飞，君子已不羞言利，或者说，君子也要言利。但是不是也有必要多言“仁义”而“救其弊”呢？当然，也不可能只说仁义而不利，应该是既说利也说义，或者，还是用圣人孔子的那句话来调节，叫做“见得思义”。

1·2



孟子见梁惠王。

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1]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2]在灵囿，鹿^[3]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牝^[4]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5]曰：‘时^[6]日害^[7]丧？予及女^[8]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1]《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小雅、大雅、颂四类。此章所引出自《大雅·灵台》。[2]王：此指周文王姬昌，殷王纣时的诸侯，其子武王伐纣，灭殷。[3]麋(yōu)：母鹿。[4]牝(rèn)：满。[5]《汤誓》：《尚书》中的一篇。《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上古事迹著作的汇编，是儒家经典之一。《汤誓》这一篇，记载商汤讨伐暴君夏桀的誓词。传说，夏桀曾自比太阳，说太阳灭亡他才灭亡。此章所引是百姓诅咒夏桀的话。[6]时：同“是”，这。[7]害(hé)：同“曷”，何时的意思。[8]女：同“汝”，你。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观赏着鸿雁麋鹿，一面问道：“贤人对此也感受到快乐吗？”孟子答道：“只有贤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也不会（真正感受到）快乐的。《诗经》上说：‘文王规划筑灵台，基址方位细安排。百姓踊跃来建造，灵台很快就造好。文王劝说不要急，百姓干活更积极。文王巡游到灵囿，母鹿自在乐悠悠。母鹿肥美光泽好，白鸟熠熠振羽毛。文王游观到灵沼，鱼儿满池喜跳跃。’文王依靠民力造起了高台深池，但人民却高高兴兴，把他的台叫做灵台，把他的池沼叫做灵沼，为他能享有麋鹿鱼鳖而高兴。古代的贤君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汤誓》中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要跟你同归于尽！’人民要跟他同归于尽，（他）纵然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

评析

孟子认为：仁慈的政治领导人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残暴专制的独裁者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其结果是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历史上贪婪残暴的君主，不顾人民死活，搞得民怨鼎沸，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局，也没有一个享受到了真正舒心的快乐。这些都证实了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正确性。

从《孟子》中的这一段记载，可以得知，远在上古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共有、共治、共享的公天下的政治思想。从夏朝开始，由于帝位世袭，帝王们穷奢极欲，和老百姓有了天渊之别。而孟子在他的那个时代，能劝导一个有野心要据地称雄的人主恢复共有共享的公天下政治制度，他的主张和这种精神，还是相当可贵的。

1·3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2]，则移其民于河东^[3]，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3]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4]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5]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6]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注释

[1]河内：指黄河以北的今河南省沁阳、济源、博爱一带，当时是魏国的领土。[2]河东：指黄河以东的今山西省西南部，当时是魏国的领土。[3]兵：兵器。[4]数罟(cùgǔ)：密网。洿(wū)池：大池。[5]庠(xiáng)序：古代地方所设的学校。[6]莩(piǎo)：同“殍”，饿死的人。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真是够尽心的了。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一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去赈济。河东发生灾荒，我也这么办。考察邻国的政务，没有哪个国君能像我这样为百姓操心的了。但是邻国的人口并不减少，而我们魏国的人口也并不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回答道：“大王喜欢打仗，请让我拿打仗作比喻。咚咚地擂起战鼓，刀刃剑锋相碰，（就有士兵）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逃了五十步住了脚。（如果）凭着自己只逃了五十步就嘲笑那些逃了一百步的人（怕死），那怎么样？”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后面的没逃到一百步罢了，（性质）同样是逃跑呀。”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要指望魏国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不耽误百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放入池塘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一定的时令采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养家糊口、办理丧事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百姓生死丧没有什么遗憾，这就是王道的开始。五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多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蚕丝棉袄了。鸡、猪和狗一类的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侵夺（种田人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子了。搞好学校教育，不断向年轻人灌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头顶地赶路了。七十岁的人穿上丝棉袄、吃上肉，百姓不挨冻受饿，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现在，富贵人家的）猪狗吃着人吃的粮食，却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尸体，却不知道开仓赈济；人饿死了，却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是年成不好’，这跟把人刺死了，却说‘不是我杀的人，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两样呢？大王请您不要归咎于年成不好，（而是推行仁政）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投奔到您这儿来了。”

评析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批迁徙、伤亡。而当时既无国籍制度，也无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随意地去找寻自己心目中的乐土，哪个国家比较安定、富强、和乐，就迁到哪个国家为臣民。而一个国家人口的多少也是一个国家是否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各个诸侯为了称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人口增多。梁惠王也不例外。因此，“民不加多，如何使民加多”就成了孟子与梁惠王这段对话的主要问题。

首先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第二部分孟子采用他善用的“引君入彀”的论辩方式，分析了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了要使民加多只能实行仁政的途径。

孟子以“引君入彀”的论辩方式，迫使梁惠王承认自己“尽心于国”之举，只是临时应付，不是真正爱民，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区别；运用“连锁推理”形式，强调了实行王道要从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最基本的吃穿问题入手；还指出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使其接受教化，懂得“孝悌之义”，使民心归附，国家兴盛。

1·4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①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②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③有肥肉，厩^④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⑤，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⑥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⑦者，其无后乎！’为其象^⑧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

[1]安：乐意。[2]梃：木棒。[3]庖（páo）：厨房。[4]厩（jiù）：马栏。[5]且人恶（wù）之：按现在的词序，应是“人且恶之”。且，尚且。[6]恶（wū）：疑问副词，何，怎么。[7]俑（yǒng）：古代陪葬用的土偶、木偶。在用土偶、木偶陪葬之前，经历了一个用草人陪葬的阶段。草人只是略略像人形，而土偶、木偶却

做得非常像活人。所以孔子深恶痛绝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始作俑者”就是指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后来这句话成为成语，指首开恶例的人。[8]象：相似。

译文

梁惠王说：“我乐于听取您的指教。”孟子回答道：“用木棍打死人跟用刀杀死人，（性质）有什么不同吗？”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又问道：）“用刀子杀死人跟用苛政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棚里有壮实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如同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野兽自相残食，人们见了尚且厌恶，而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事，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这又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过：‘最初造出陪葬用的木俑土偶的人，应该会断子绝孙吧！’这是因为木俑土偶做得像人的样子却用来殉葬。（这样尚且不可，）那又怎么能让百姓们饥饿而死呢？”

评析

在孟子看来，执政者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其基本的职责。相反，如果自己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而人民群众却在挨饿受冻，那简直就像是率领野兽吃人一样，是极大的犯罪。

孟子的言论并不深奥，道理也浅显，不外乎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思想。问题出在实施上。

为什么会出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现象呢？正是因为与梁惠王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以及后世的当权执政者，无法施以善政。

今天我们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反腐倡廉，为民办实事，等等，不是依然在考虑如何为人民谋利益吗？

所以，孟子的言论并不过时，对今天的各级领导依然有警戒作用。

1·5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1]；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2]死者一洒^[3]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

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注释

[1]东败于齐，长子死焉：指前343年马陵之战，齐威王派田忌、孙臏率军救韩伐魏，大败魏军于马陵。魏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2]比：为。[3]洒(xǐ)：同“洗”。

译文

梁惠王说：“我们魏国，以前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强大的了，这是先生您所知道的。（可是）传到我手中，东边败给了齐国，我的长子也牺牲了；西边又丢失给秦国七百里土地；南边被楚国欺侮，吃了败仗。对此我深感耻辱，想要为死难者洗恨雪耻，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道：“百里见方的小国也能够取得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罚，减轻赋税，（提倡）深耕细作、勤除杂草，让年轻人在耕种之余学习孝亲、敬兄、忠诚、守信的道理，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敬重尊长，（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拿起木棍打赢盔甲坚硬、刀枪锐利的秦楚两国的军队了。他们（秦、楚）常年夺占百姓的农时，使百姓不能耕作来奉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儿各自逃散。他们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如果）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所以（古语）说：‘有仁德的人天下无敌。’大王请不要怀疑这个道理了。”

评析

在这里，孟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仁者无敌”的仁政主张，具体措施不外乎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

在物质生产方面，包括三项内容：一是省刑罚，二是薄赋税，三是深耕易耨。虽然省刑罚属于法治，薄赋税属于财政，深耕易耨才属于农业生产，但说穿了，前两项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着重强调教育，并把德育、做人放在第一位，而把文化知识放第二位。孟子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孝、悌、忠、信”。

只要这两手都抓住了，国家无论大小都可以发展壮大。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战胜强国。因为，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

即使在今天，孟子的阐述申说，仍是很有道理的！



孟子见梁襄王^[1]。出，语^[2]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3]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4]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5]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6]，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7]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注释

[1]梁襄王：梁惠王的儿子，名嗣，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2]语(yù)：动词，告诉。[3]卒(cù)然：突然。卒同“猝”。[4]与：从，跟。七、八月：这里指周代的历法，相当于夏历的五、六月，正是禾苗需要雨水的时候。[5]浡(bó)然：兴起的樣子。浡然兴之即蓬勃地兴起。[6]人牧：治理人民的人，指国君。[7]由：同“犹”，好像，如同。

译文

孟子见了梁惠王，出来以后，告诉人说：“远看不像个国君，到了他跟前也看不出威严的样子。突然问我：‘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要统一才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又答：‘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他又问：‘有谁愿意跟随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呢？’我又答：‘天下的人没有不愿意跟随他的。大王知道禾苗的情况吗？当七、八月间天旱的时候，禾苗就干枯了。一旦天上乌云密布，哗啦哗啦下起大雨来，禾苗便会蓬勃生长起来。这样的情况，谁能够阻挡得住呢？如今各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脖子期待着他来解救了。真像这样，老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向下奔流一样，哗啦哗啦谁能阻挡得住呢？”

评析

孟子在这里给梁襄王谈的内容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层：天下统一才能够安定。这个道理很简单。天下不统一，四分五裂，战争不断，怎么可能安定呢？以各代的历史事实（如三国六朝等）来验证，也可以看到孟子论断的正确性。

第二层：“不嗜杀人者”能够统一天下。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实际上是指不喜欢战争的人，也就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而“嗜杀人者”则是

指那些战争贩子。孟子所说的道理并不深奥，正因为当时战火纷飞，征伐不断，各国的老百姓都吃够了战争的苦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如果这时候有哪个国君公然树起和平的旗帜，不再让他的老百姓去打仗卖命，而一心致力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各地的老百姓就会闻风而至，诚心归附了。孟子依据的实际上仍然是当时民众的心理。孟子的政治学说具有浓厚的政治心理学色彩，其核心就是“仁政”的思想。

1·7



齐宣王^[1]问曰：“齐桓、晋文^[2]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龀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3]。’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4]，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5]，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6]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

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轻，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①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邑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②，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如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